



皇明經濟文輯卷六

餘杭陳其悖點輯

晉江王之驥閱訂

財計四

應 詔陳言疏

王朝用

竊惟天下之財賦。盡出于東南。而鹽利尤為裕。民之厚資。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糧芻尤為備邊之急務。故以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

輓芻誠爲籌邊至計。但引額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其勢有六。敢一一陳之。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國初民間戶口猶少。而壯丁亦不甚充足。額鹽尚有四十四萬有零。近來民間生齒漸繁。而竈丁曠丁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

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濱竈近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於辦價。況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於消折。折價解京者。亦一時優恤小竈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竈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於關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

十四引有零。每引折銀二錢三分七厘。共該銀五萬三千七百五兩有零。若將價銀收留運司。額鹽盡數發邊開中。就將前價一體給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竈戶稱便。且每鹽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八千九百五十三兩之數。若并割算餘鹽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場兼派。又該銀一錢。共該增解價銀二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有零。較之折價解京。增出五萬八千四百

八十六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類解折色價銀到部。戶部轉運發邊。未免限月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惟此鹽糧勘合人皆爭先趨赴。匪徒神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竈丁之前煎辦。猶農夫之耕種者。所獲除完納稅糧之外。自有通工易事之理。竈鹽既減半折解。則納剩餘鹽。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為

變通之計哉。當此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竈丁欲變賣而畏於犯法。此與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成。鯨而來。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於官。則歸於私。若官引不足。而又禁私販。是禁忍淡。不食鹽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爲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鹽地方。近來鹽價高貴。一則由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

由于照賣官鹽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以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若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竈丁之所獲。各處官鹽。足以備充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惟鹽價得平。而私販亦不期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該巡鹽御史。有奏開販餘鹽者。有奏開賣空額

引者。又援引私囚名色。而召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爲勢要所有。一奉先年。明詔。裁革殆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勢豪爲名。是矣。至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勢要。而不可出。害復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辭避。孰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

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充實。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竈丁可免於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銀。到部者。名爲空額。與例有碍。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課鹽折納價銀。存留運司。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盡數發邊。開中前項價銀。聽候商人。賫執勘合。倉鈔比對相同。一體支領。買補製銷。仍照例嚴禁腹裏及京師。不得開賣。

以杜釁端。則地方幸甚。

集羣議大修邊政以實邊儲事

梁材

四川道監察御史周相題稱洪武年間每引輸粟二斗五升。官徵薄而商利厚。鹽價平而邊用足。自茲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七分常股。挨次照支。三分存積。越次給與。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至正德年間。漸至四錢五分。今雖題准。准鹽六錢。但近年以來。有等奸商。

投托勢要。則有占中賣窩之弊。鹽商上納。則有經紀包攬侵漁之弊。管糧衙門。則有例外勸借。私增斗頭。多收火耗之弊。及搬運糧草。則有各場官攢取索常例。刁蹬留難之弊。糧草既納。則又苦於守候查盤。勘合難得之弊。且長蘆兩淮。兼搭配支。勢所不及。又有他商要求賤引之弊。必得撫臣大整邊方。責其實効。一則清理屯田之廢。一則禁革報中之弊。屯田廣。則糧草漸充。

商人易於上納而不艱。宿弊革。則飛輓簡便。商人樂於趨利而不困。又思邊儲蓄聚。以漸而成。運司鹽課。以時而掣。合無定立年限。如嘉靖十年以前。報過引目。姑且照舊秤掣。但不爲常例。勿令縱打大包。以後各邊巡撫。并管糧等官。務以屯種爲事。清弊爲先。使商有利無害。飛輓永便。而夾帶之風。自息。獲利既厚。而騰湧之價。自平。則餘鹽之利。可無賴矣。等因。又爲計處鹽課。

以裕國儲事。該戶科都給事中蔡經題稱。國
家開設鹽課。本以足邊。然昔行今阻。儲蓄不充。
議者以爲咎在餘鹽納價。以致開中無商。但鹽
法之壞。不特餘鹽一事。昔年士卒衆多。屯田不
擾。屯種有收。米穀價賤。時或開中。上納無難。邇
者士卒多疲。屯田不舉。邊方米穀無所於出。價
值騰湧。糴買甚艱。加以科罰太重。查勘遲延。兩
淮鹽價。增至六錢。而搭配長蘆。又難支給。至於

餘鹽納價。雖非舊章。而因時區畫。以利國家。
亦終有不可廢者。合無今後將派去淮鹽。照原
價。俱令上納本色。其搭配長蘆山東鹽。惟令折
銀上納。如遇年豐。願輸本色。則照依時估。聽從
其便。乃若秤掣餘鹽。立爲程限。其數雖多。無過
正引。中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
則竟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仍將餘鹽價
值。查照先年巡鹽御史戴金奏准事例。量爲輕

減酌爲中制。若欲盡革餘鹽。惟開正課。然此自今伊始。責之撫按官員。盡復屯田之額。大收屯種之利。數年之後。庶可議行。等因。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得。洪武年間。每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年間。每引輸米二斗五升。成化年間。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近年以來。浙鹽增至四錢。淮鹽增至六錢。商人病矣。昔年邊方屯田。不失原額。歲豐收成。商人樂於上納。今屯政廢弛。累

歲災歉。商人告困。應合量處餘鹽。查照近年事例。鹽二百觔。淮南納銀八錢。淮北納銀六錢。卽以官價之數。定爲平市之法。仍要嚴禁各商。勿令縱打大包。餘鹽數多。無過正引觔數。間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聽從其便。其所入餘鹽。隨時盈縮。不必拘定一例。不許法外抑勒。及於未秤掣。未發賣之先。亦不許令稱貸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解。少者少收。多

不爲功。少不爲嫌。淮浙正鹽。正價太重。亦合斟酌先令。而爲之中制。淮鹽每引減去一錢。浙鹽每引減去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比之各邊尤甚。合將甘肅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錢。本鎮止開浙淮二鹽。不必搭配。別處邊鎮亦免搭配。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鹽價。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支。夫餘課可無盈。邊鹽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

便。亦可以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救弊之法耳。邊方缺乏糧草。商人難於上納。旣不可全改折色。以失祖宗開中召商圖省飛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待屯田修舉。必須數年之後。又如都給事中蔡經所言者。然終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久矣。墩堡不修。武備廢弛。夷虜輕犯。殘我禾苗。固有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賞不時剝削。不禁士卒疲憊。家無耒鋤。亦

有。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明。冊。籍。不。清。又。有。爲。官。豪。勢。要。乘。機。而。侵。欺。佔。沒。者。矣。今。欲。大。加。整。頓。爲。力。甚。難。兼。以。邊。方。事。情。難。同。腹。裏。急。之。則。生。變。緩。之。則。長。奸。況。有。各。邊。災。傷。若。復。分。命。大。臣。整。理。未。免。煩。擾。故。其。要。惟。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其。責。尤。在。乎。專。任。巡。撫。合。無。各。另。請。勅。一。道。伏。乞。天。語。令。各。邊。巡。撫。官。督。同。管。糧。官。修。舉。屯。政。選。委。衛。所。廉。幹。官。員。專。

理。其。事。備。查。先。年。近。日。事。體。斟。酌。區。處。提。綱。挈。領。詳。條。逐。件。着。實。舉。行。開。墾。荒。蕪。禁。革。勢。佔。查。理。侵。欺。尤。須。修。築。屯。堡。遇。警。有。備。嚴。謹。烽。堠。量。爲。防。護。毋。致。虜。掠。使。得。盡。力。農。畝。以。底。秋。成。徵。收。糧。草。卽。其。所。入。自。可。足。邊。管。屯。官。員。勤。能。者。旌。賞。怠。墮。者。黜。罰。每。歲。秋。成。十。一。月。間。各。邊。巡。撫。等。官。興。舉。屯。政。事。宜。如。開。過。荒。田。若。干。清。出。勢。佔。若。干。追。出。侵。欺。若。干。徵。過。糧。草。料。荳。麥。黍。

等項各若干。懲勸過官吏若干。逐一具本奏聞。仍勅本部查考通總。分別等第。上請以示勸戒。夫以久廢之事。而欲責効旦夕。勢亦難行。亦要酌量時勢。舉行有漸。以二三年間。務使屯政興修。邊儲有備。又何盡資引鹽之利哉。夫鹽利屯田。均爲濟邊。二者常相須而不可偏廢者也。臣等今日之議。減價而革勸罰。量地而免搭配。所以寬報邊之商。使樂於趨納。餘鹽正數下

商免其附帶。所以制餘鹽之濫。使所以隨宜。至於興舉屯政。則又士卒衣食之本。邊方儲蓄之源。足食足兵。皆有攸賴。不待正數引鹽之利。自有克實豐盈之效。此時餘鹽之數。方可徐議而盡革也。等因奉聖旨。這鹽課屯田事宜。你每旣議停當。都依擬行。欽此。又爲再議鹽法。歸一衆論。以省經久事。該戶科都給事中管懷理等。題稱必盡收餘鹽在官。一以足軍儲。一以息私

販一以贍貧竈一以寬商困一舉而四利興焉。但戶部覆本俱未及此等因該本部議擬合無比照節年事例會推剛正風力大臣一員前去兩淮并長蘆山東地方將都給事管懷理先後奏詞逐一勘處要見餘鹽或盡開邊或就彼解邊孰爲有益或增添引目或另立照票孰爲可行某運司餘鹽須增若干方可盡收某運司餘鹽須增定若干價方爲便商等因題奉 聖旨。

這鹽法係足邊急務。祖宗具有成法近年全被內外勢要官員通同奸商買窩賣窩以致阻壞流弊滋甚你部裏便行與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官遵照成法查處清理務要興利除害禁革弊端使畫一可行文書到日限三月以裏回奏官不必差欽此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御史馬卿會同直隸巡按監察御史陳鎬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曾翀會同巡

撫都御史周金唐。胄。巡按監察御史鄭坤郭圻。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昺。會同巡按監察御史姜潤。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盧瓚。各議覆前來。該本部議。照得。朝廷設鹽課開中。本以助邊。邇年以來。水旱頻仍。邊陲多警。加以逋負。徵解不全。供億缺乏。每每告給。內帑。所以都給事等官。管懷理等。博采羣議。各盡所長。無非恤竈通商。裕邊保國之意。但理無定。在隨

時處中。物有不齊。勢難畫一。

國初竈丁

工本以資歲用。商人無本。官與鈔錠糴糶中納。了畢還官。各場竈丁。將煎剩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今則似難行矣。正統十三年。將兌剩糧米。收買竈戶餘鹽。每二百觔爲一引。給與糧米一石。景泰元年。將長蘆引鹽。用遮洋運船回還。附搭赴儀真掣鹽所收貯。俱作存積之數。以備開中。弘治二年。令守支客商。收買竈丁

納剩餘鹽以補官引。今亦俱難行矣。正引各有
常規。餘鹽原無定數。遏私販以通官鹽。乃祖
宗立法之正。假額課以處餘鹽。實今日救弊之
宜。欲革餘鹽。則商竈俱困。而私販必致於盛行。
倍收餘鹽。則旱澇難濟。而邊引不免於壅滯。正
鹽例有引目。餘鹽夾帶者。絞若再增刷。則於
祖制有違。餘鹽原無照票。總在正鹽包中。若又
另立。則與引目相背。官爲收鬻。守煎守鬻。不若

聽商隨場收買。簡易可行。盡數開邊。竊恐天時
人事不同。將來難繼。淮浙正鹽減價。無非所以
利商運。司徑解邊銀。衆已稱其不便。至於兩淮
山東長蘆所議。大畧相同。兩浙之與河東。則皆
欲其仍舊。其議嚴禁夾帶。嚴繳退引。占窩守引。
緩罰納穀。私販等項事宜。計慮周詳。皆於鹽法
有補。既該各該官會題前來。合行移咨各該巡
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鹽各該監

察御史。除兩浙河東事體。聽其照舊遵行外。其兩淮鹽觔。合依各官所議。每包共計五百五十觔。內二百八十五觔。連包索爲正引。原定價銀六錢。近減一錢。該銀五錢。內二百六十五觔。爲餘鹽。淮南原定價銀八錢。今減一錢五分。該銀六錢五分。淮北原定價銀六錢。今減一錢。該銀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共計二百五十觔。原定價銀四錢。近減五分。該銀三錢五分。餘

鹽通融二百觔。爲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批驗所四錢。紹興批驗所四錢。温州批驗所二錢。長蘆山東共計四百三十觔。內二百五觔爲正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二十五觔。連包索爲餘鹽。長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掣鹽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今減七分。該銀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淮兩浙。俱令上納本

色糧草。長蘆山東俱令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願有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鹽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糴買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鹽。淮鹽再減五分。每引該銀四錢五分。浙鹽再減五分。每引該銀三錢。其餘各邊。如開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如開浙鹽。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庶使便於掣支。不致顧彼失此。以上正

餘鹽。各該巡按巡鹽御史。嚴禁各商。恪遵前數。不得數外夾帶。阻壞鹽法。違者依律問罪。就將來帶之數。照依時價。追收入官。賣鹽畢日。將引告繳所在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按季類繳。運司。巡鹽御史。年終通查各司府里分若干。該繳退引若干。未繳至三五千引之上。將掌印正官。叅奏提問。不必待其考滿。給由其占窩一節。本部今後開中引鹽。給與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管

糧郎中如無郎中去處。行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草若干。方與准此。隨將本商籍貫年貌。并納完糧草數目。明白登簿。給與勘合。實收一併照簿填寫。事完將簿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冒。嚴加查究。干碍內外人員。一併叅提。從重治罪。其守引一節。本部今後每年正月。將派過各運司引鹽數目。卽類行各該衙門。先將在庫私鹽。

抵贖等銀。照依每引三釐扣算。預行動支。差官解赴南京戶部。依數造引領回。候商人投到。勘合卽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仍各貯庫以備來年解造之費。其緩罰一節。除前項該帶餘鹽外。但有數外夾帶鹽觔。仍照前議問罪。追價入官。庶免阻壞正法。及有開中勘合已完。商人到遲。違限或因喪疾等項事故者。聽巡鹽御史審勘。是實准與分豁。若有規避。照舊罰穀上倉以備。

賑濟弘治七年長蘆山東額鹽積滯臨德二倉
空虛故運使宋鉞建議令商人就近納穀以通
一時之變既而禁莫能行所據前項引鹽相應
照舊開邊報中私鹽不禁則官鹽不行律例昭
然奉行未至本部合再通行各該撫按官轉行
軍衛有司常川巡緝私鹽拿獲到官查照律例
從重問擬發落若有不行用心巡緝及受財縱
放等項情弊聽撫按并巡鹽御史叅奏提問治

罪再照兩淮運司額鹽七十萬五千引有零內
除水脚竈丁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一百觔折
納價銀解部見在竈丁實辦并召商買補逃亡
共計開邊正鹽止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有零
每引俱以五錢計之共該銀三十四萬八千一
十五兩每包帶餘鹽二百六十五觔淮南淮北
大約俱以六錢計之共該銀四十一萬七千六
百一十八兩兩浙運司額鹽四十萬引有零每

引俱以三錢五分計之。共該銀一十五萬四千兩。包帶餘鹽二百觔。嘉興。杭州。紹興。温州。大約俱以三錢計之。共該銀一十三萬二千兩。長蘆運司額鹽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觔。每引二錢五分。共該銀三萬三千九百四十三兩八錢。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觔。南北掣鹽所大約俱以三錢一分計之。共該銀四萬二千九十兩三錢。山東運司額鹽八萬二

千一百二十二引一百二十四觔。每引一錢五分。共該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兩四錢。每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觔。該銀三錢二分。共該銀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兩二錢。上正鹽共銀五十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二錢。餘鹽共銀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兩五錢。通共正餘鹽銀一百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兩七錢。正鹽既已開邊。餘鹽隨引。就赴各邊上納銀兩。似

亦可行。但查餘鹽價銀。惟山東畫一。兩淮長蘆。分別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溫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司鹽場。美惡不齊。行鹽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槩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卒使下場餘鹽。無人收買。則竈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支鹽。隨鹽收買之法。必致齟齬不合。以此餘鹽。難以開邊上納。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爲旺煎。其餘月分。爲衰閉。若天時晴霽。場分

有產。隨到隨支。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綿。數月缺煎。或沙灘崩塌。淋晒無地。運司難於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耽延。商竈兩困。本部合再通行。巡鹽御史。今後商人到場。除正引該帶餘鹽。照數秤掣外。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許商人赴院陳告。查勘是實。行令運司。止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勤煎。竈丁納剩餘鹽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巡鹽御史。臨時設法。

區處或令有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秤掣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俱赴運司上納解部。以備各邊支用。違者闕罪監追。完日發落等因。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三日題奉。聖旨依擬行。欽此。

錢穀論

靳學顏

臣見近世之言理財者曰。財無從生也。惟有節費而已。臣愚以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尚缺一大政焉。臣舉此一大政。何謂其無從生哉。而錢法是已。臣聞人之所由生。衣食爲大。王者利用厚生。必先乎此。此出于天時地利人力。相待而共成。三才之用者也。有此三才。卽有此布帛五穀。增虧相乘。有無相負。而非有水旱之災。兵

革之奪。癘疫之妨。以一歲之功。而供一年之日。用自周也。今天下之民。愁居懾處。不勝其東濕之慘。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爲慮者。豈布帛五穀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寒之不可衣。饑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出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爾。而銅錢亦貿遷以通用。與銀異質而同神者。猶雲南不用錢。而用海巴。三者不同。而致用則一焉。今柰何用銀。

而廢錢。惟時天下之用錢者。曾不什一。而錢法一政。久矣。其不舉矣。錢益廢。則銀益獨行。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辨益難。而豪右者。又乘其賤而收之。時其貴而糶之。銀之積在豪右者。愈厚。而銀之行于天下者。愈少。再踰數年。臣不知其又何如也。則錢法不行之故爾。計者又欲開礦。夫礦不可開。開益無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則亂也。臣

試根極錢說。而可計者擇焉。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得一日廢者。一日廢則有枯槁之虞。從成周兩漢唐宋以來。見之史籍。一一可覩。未有用銀廢錢。如今日之甚者也。而用錢之多。鑄錢之盛者。尤莫如宋。故宋太祖欲積錢至五百萬。而贖山後諸郡于遼。靖康中。趙良嗣奉使。歲加稅銀一百萬于金。其平時賂契丹寧夏也。歲幣率有常額。其外國亦用錢可知。又宋之

饒州。處州。江寧等處。皆其鼓鑄之地。今江南人家。嘗有發地得窖錢者。則無南北。皆用錢可知。其餘書史所嘗言。幾百萬。無慮鉅萬。累鉅萬之說。率多以錢計。臣亦不暇枚舉。今去宋不遠。故所用錢多。宋之物。夫用錢則民生日裕。鑄錢則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

奔走乎天下。故一代之興則制之。一主之立則制之。改元則制之。軍國不足則制之。此經國足用之一大政也。柰何廢而不舉。臣竊聞江南富室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十里富室之積足相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智勇豪俊者。將奔走于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而盜鑄吾

一文者哉。故曰權也。權者立之乎無形而達之乎無窮。用之則天下舉有求于我而有餘。不用則日擾擾焉以求之于天下而不足。爲驗甚明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皇上今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于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焉。明日與人以萬金焉。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矣。夫何

馭富之權。若是乎。其不侔與。誠以有其權而不
用。與無權等爾。昔漢文帝之寵鄧通也。曰。吾能
富之。賜以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夫鄧
氏之錢滿天下。則天下之貨萃于鄧氏。明矣。吳
王濞擅鑄山之利。而輒稱兵漢廷。與之抗。亦不
過竊漢廷之權。明矣。夫以竊一日之權。尚足以
得民而抗漢。況以萬乘而自振其權。可勝用哉。
今之爲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一曰利不酬本。

所費多而所得鮮矣。臣愚以爲此取效于旦夕。
計本利于出入。蓋民間之算。非天府之算也。
夫天府之算。以山海之產爲材。以億兆之力
爲工。以修潔英達之士爲役。果何本而何利哉。
此所謂本。猶不免用銀之說。爾。臣所謂本。蓋無
形之權是已。何則。鑄錢之須。一曰銅料。一曰炭。
一曰轉致。一曰人工。夫此四者在民間計之。銀
一分而得錢四分。誠十不酬五矣。自臣愚計之。

皆可不用銀而取辦者。誠將天下出產銅料之處。贖軍徒以下之罪而定其則。以收銅于西山。產煤之窰。以法司有罪之人。而准其罪以納炭。其運銅則通水路者。附以官民之舟。如臨清帶。輓之例。通陸路者。資以驛遞之力。而給之官庫之錢。其運炭則請出府庫見貯之錢。或于京城。或于近縣。或于營軍。如係官身。則量給以工食。如係民戶。則平給以腳價。如是而患無材。與夫

轉致之難。臣不信也。至于人工取之。見役而皆足。則又不煩銀兩而可辦也。臣不知工部及寶源局。原額匠役若干。見今坐食與否。卽以營軍九萬人論之。抽用其一二千人。足矣。而謂妨訓練耶。今京城之內。鍛金刺繡。聲技力作之徒。與夫靠衙門而衣食者。孰非營軍。奚啻一二千也。而未嘗患其妨。凡此皆不用銀而可以成務。固無本利之足較矣。其二曰。民不願行。強之恐物

情之沸騰也。臣愚以爲歷代無不用之。至稱爲錢神。我先朝又用之。祇見其利。不聞其病。正德嘉靖以前。猶盛行之。蓋五六百而值一兩。今七八十歲人。固多尚可一召而訊也。獨至于今。屢言而屢廢。甫行而輒輟焉。何哉。臣竊詳之。錢比鈔異。于小民無不利也。獨所不便者。姦豪爾。一曰盜不便。一曰官爲姦弊不便。一曰商賈持挾不便。一曰豪家蓋藏不便。此數不便者。與小

民無異也。臣竊聞往時。但一行錢法。則輒張告示。戒厥衛不先之于買菜之傭。則責之以荷擔之役。愚而相煽。旣閉匿觀望之不免。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旁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二日而閉匿。下三四日而中沮矣。務大計者。宜若是其易動哉。臣聞施恩澤者。自無告始。行法令者。自貴近始。豈惟貴近自朝廷始可也。請自今以後。追紙贖者。除折穀

外而責之以納錢。上事例者除二分納銀外而一分以納錢存留戶口。則兼收錢穀商稅課程。則純用收錢。此謂自朝廷始。又因而賜予之費。宗室之祿百官之俸。則銀錢兼支。又因而驛遞應付雇夫雇馬。則惟錢是用。又因而軍旅之餉。則分其主客量其遠近。或以代布花。或以充折色。此謂自貴近始矣。此數者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底滯之患。誠以上下交會血脉流通。

故也。輕歛輕散。官府有餘積之藏。誠以正賦之銀。既以無減於常額。而一切之費。又取辦于一權。故也。此權不可行之于天下。以啓盜權之釁。請于寶源局。或西倉。專設侍郎。或卽用左右侍郎一員。督于上。以十三司員外。或主事。分理十三省事于下。以科道各一員。監之。銅料工材。各有攸掌。各省歛散。各照分司。先之以區畫條議。計定而行。而又輕重適均。無駭于俗。仍以唐宋

以來舊錢兼之。或上有施于下，或下有納于上。著之以必行之，令遲之以歲月之效。久之而本末兼利，公私循環，可以輟鼓鑄之勞而罷工作之使。臣愚不揣竊謂千慮一得也。昔我祖宗初制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沒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糧課程贓罰，俱准折收鈔，則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脉流通之意，所謂泉也。而法以

佐之，所謂權也。夫帝王以元氣爲橐鑰，以造化爲錘鑪，而風行神運，不言所利，乃至與齊民賈豎算本利較銖鎰。臣愚非所望也。臣又聞之邊鄙，強固則夷狄沐服，中原又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之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夙夜宰卿不遑者，乃在銀而不

在穀。臣竊慮之。夫以國家建都于燕東極齊。西盡秦南沮江淮。神鼎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焉。何哉。誠以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強狄。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外中原而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襄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

驚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視之熟矣。八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千人嚮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弭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于此數處者。而覈其官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

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卽有水旱。何所賴焉。卽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臣觀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廩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本爲寄固。至於存積幾何哉。臣近日有疏。爲山西積穀荷蒙。皇上通行各省。臣非不知以用言爲

榮而所慮者。人意向不同。或行之不力。或施之無序。輒以爲無益有損焉。臣且不堪其任咎也。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銀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臣知中原空虛。不但穀少而銀亦甚少。其官倉一節。今歲已不能舉。又聞有災變。則社倉一節。今歲亦不能行。但能以今歲始講求其條件。加意于積儲。卽明歲舉而後歲效。

未晚也。此二倉者，社倉舉之甚易而效甚捷，然非官府主持于上，則其事終不能成矣。夫社倉卽義倉也。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胃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人，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

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占役何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于後，亦不願出于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

故也。夫民之饑也，必至于轉徙，不已必至于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歛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于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利歸于官民。

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歛散之，利歸于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于民，卽藏富于官。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

銅楮之幣一

丘濬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爲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爲之矣。自古

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顛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府園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

銖之後。或爲赤。久或爲當千。或爲鸞眼。縵纒。或爲荷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僞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僞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

爲今廢真而售贗。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爲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顛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爲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爲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別製佳名。其面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周迴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於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週以細紋。如新錢製。其面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誥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銅楮之幣二

丘濬

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於茲未之改也。然行既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僞鈔之弊。在於多。革僞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錢爲中幣。鈔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闕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

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屬鏹之刑。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刑。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爲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

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詒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

茶法

楊士奇

應天府批驗茶引所。直隸常州府宜興縣張渚
批驗茶引所。浙江杭州府批驗茶引所。節次關
去茶引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
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路引聽
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由。成千成萬。賣與嗜利之
徒。齎赴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的確名
籍。追繳引。難矣。況茶貨出山。經過官司。既不從

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勛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哉。又如南直隸常州府。池州府。徽州府。浙江湖州府。嚴州府。衢州府。紹興府。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武昌府。寶慶府。長沙府。荊州府。四川成都府。保慶府。夔州府。嘉定府。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項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

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寫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況批驗引由。與之截角。及搜驗有無夾帶。乃批驗茶引所之職。所退引。該與截角。今照前項三所。却管賣引。不行批驗。名實不稱。有乖職掌。合無請給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

茶商與販茶貨。告給引由。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由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產茶府州。斟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干。合用引由若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辨驗茶商路引。果無詐偽。即將其人姓名籍貫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前

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繳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劄造引。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茶拿送本處官司理問。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由。造冊申達合于上司。轉繳本部查考。

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一

白觔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觔見
行事例。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
一諸人但犯私茶。與鹽法一體治罪。如將已批
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
一客商與販茶貨。先赴產茶府州具報所買觔
重。依律納課。買引照茶出境發賣。如至住賣去
處賣畢。隨即於所在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
影射者。同私茶論。

一山園茶主將茶賣與無引由客商與販者。初
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二。杖
八十。俱倍追原價沒官。

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竝依私
茶定論。

一茶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依例批驗。
將引由截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
十。

一偽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捉人賞銀二十兩。

一賣茶去處。赴宣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茶。各驗價值納課。

一販茶不拘地方。欲令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將鹽引紙。每張納鈔一貫。

加納遼生議

黃汝亨

今天下統一法紀。長養人材。惟學校之途清耳。近以遼事起。徵兵益餉。賦急民愁。大司農苦縣罄不支。開一切加納例。賣官陞級。舉前世苟且之法。無不搜行。亦不得已權計耳。乃戶垣條疏。忽有加納遼生一款。凡富民子弟。輸一百金入縣官。卽許列名學校。與諸生一體赴考。嗟乎。短士氣。壞法紀。一至此乎。夫海內之抱才負穎。與

白頭攻苦書史之士時命偶舛孤寒寡援愁
瞞下者何限今使銅臭白丁以百金而岸然在
縫掖之列是富民皆儒而學宮爲市也語云惟
名與器不可假人與孔子惜繁纓之意不大刺
謬取且納者竟赴布政司而後移手本學道則
朝廷督學官職掌何事余請撫按兩臺亟疏
停止或以初奉旨不得擅停隨出示自今上
納者郡縣官不得給文竟赴藩司先申文學道

并本生年貌同廩生結狀投遞如係身無過犯
聽本道面試文理稍通者方許寄名附學候歲
考定奪然後知會藩司許其上納則亦不禁之
禁少伸士氣矣夫遼生之名亦非有志者所甘
也

皇明經濟文輯卷六終

